書集傳

大禹謨　虞書　陳大猷集傳

皋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作大禹皋陶謨益稷

東陽馬氏曰矢直陳之也○新安王氏曰謨成其謀也○愚曰申舒也謂發達之使伸而不屈○孔氏曰禹稱大大其功○葉氏曰舜以不得禹皋陶為己憂所資以代己任者二人而已於皋陶資其謨於禹資其功舜無所用其力申而行之使各盡其蘊而天下治矣皋陶非無功盖以謨勝禹非無謨盖以功勝○林氏曰先言謨後言功事辭之序也○永嘉鄭氏曰古者貴德而賤功推此義不明然後野戰略地者欲居文墨議論之上禹之功非後世斷功聖人猶居於皋謨之下蓋功未有不出於謀而宣力四方者不得并於廟堂之論以此示後則國體正而朝廷尊矣○愚曰序先皋謨後禹功見二人不可偏廢有天下者於此深考焉可見其是於衆矣皋謨可見其皋雖以皋用為朱書復以禹謨為首又有意焉○愚曰二典載其君臣始末三書乃錄其君臣平生嘉言善政非盡出於一時之詞然史所編次脉絡相貫未嘗無意唐孔氏曰三書雖載非由事之先後故上篇已言舜死此篇復有舜言

謨以揖禹而下蓋其禪之後乎。愚曰皐言禹成厥功者蓋肯其實之
實也書名大禹謨者以是書多禹之謨也禹之功見於謨之所述

大禹謨　凡九章

曰若稽古大禹曰文命敷于四海祗承于帝

曰若稽古說見堯典。唐孔氏曰禹文德教命布于四海林氏曰禹貢所載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是也上則敬承于舜。呂氏曰重華有

日月並明之意祗承只坤承乾之象可見帝王之間葉氏曰舜之於堯其德同故言格于帝禹之於舜其德稍異故言祗承于帝

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

愚曰此上疑有缺文。蘇氏曰此禹之言也。唐孔氏曰君能重難其為君之事臣能重難其為臣之職則政事乃治蔡氏曰乃者難辭也衆民皆化而疾修德呂氏曰克艱要各盡其所君克艱君之事臣克艱臣之事毋不出其位也○林氏曰人皆以舜無為而治無所用其心不知君臣未嘗不克艱惟君臣克艱所以為創為之治○愚曰忽其艱者則不畏其難者則退後以為難而不克盡其艱則畏而拒與忽而而君[illegible]也故禹不敢曰難而必曰克云

○愚曰君臣克艱乃政

化之原本禹謨之綱領也故夫子以爲君難爲臣不易一言可以興邦〔此篇錄禹之言爲首故摠名大禹謨〕

帝曰俞允若茲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萬邦咸寧稽于衆舍〔音捨〕己從人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惟帝時克

王氏曰嘉者美之至也○孔氏曰罔無攸所也○愚曰賢者才德兼於人之稱〔以副多於衆事獨賢我選賢勞是也對能言之則賢自謂從是才賢者在位能者在職是也〕○蘇氏曰無告天民之窮者也困窮士之不遇者也〔困窮以終免敎以不命〕○三山陳氏曰舜與禹同此克艱之心故深契禹之言謂然哉信乎如此也○愚曰舜既然禹之言故擧堯爲證之○眞氏曰堯之時嘉言無所隱伏在野無遺賢萬邦咸寧乎可謂大治〔王氏曰嘉言罔攸伏故野無遺賢故萬邦咸寧〕若無事於咨訪營求憂恤民病也而堯猶稽于衆以治政治之得失有善則捨己而從人猶於鰥寡孤獨者哀矜而不敢虐士之失職者擧用而不敢

廢則盡克艱厥后之道惟堯舜能哉將有所未能也葉氏曰舜不敢自以為能而歸之於堯其乃深知其艱者○王氏曰舜后也故但稱克艱厥后之事而已

益曰都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為天下君於檢反

林氏曰都美辭也王氏曰都君子所居鄙野人所居故古者謂都為美謂鄙為野○橫渠張氏曰此美辭也林氏曰舜既為天子如禹曰帝念哉皋陶曰帝德罔愆皆舜也當舜時若謂堯為帝則舜宜何稱哉○愚曰廣博大也運流轉不息也廣運廣而運也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武武德也文文德也聖神自其妙於無迹者言之武文自其顯於可見者言之四言乃非一端可名也王氏曰聖而後神者道之序也武而後文者事之序也所以廣運者由其聖神文武也彼德惑於偏則狹德拘於[illegible]則不能廣運○愚曰帝德乎盡是德者惟天乎大無不覆廣也行健不息運也造化不測聖神也秋殺春生武文也知天德則知帝德矣○孔氏曰眷視也○孫氏曰眷言其省察之命言其畀付之○愚曰奄

若稷而盡有之之謂有天德故膺天命居天位○夏氏曰上章舜美堯獨盡克艱之道此章禹美舜盡克艱厥后舜所優為而不自居也

禹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

孔氏曰惠順迪道也○愚曰逆非道也○呂氏曰上章言舜以盛德得天此章謂天命雖降然吉凶本無常順道則吉從逆則凶若影之隨形響之應聲不期然而然當戒謹可也此四章互相發明林氏曰作善則福在其中非於善之外有福作惡則禍在其中非於惡之外有禍響之有形猶有影有聲斯有響豈二物哉

益曰吁戒哉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熙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咈扶勿反百姓以從己之欲無怠無荒四夷來王

呂氏曰此乃克艱節目吁歎息以重其事○孔氏曰虞度謂曰

虞猶度也罔無也○愚曰度尋丈尺寸也以度喻法故言法度

○朱氏曰浮水曰游○愚曰逸者放於安之謂謂縱情無逸○孔氏

曰淫過也葉氏曰淫如水之浸淫而不反○愚曰戒哉謂當戒謹也多事之際

常情皆知儆戒無事之際明主亦或玩弛當儆戒無虞自罔

失法度以下皆無虞時當儆戒者也○張氏曰法度所賴以

爲治也法度一失則綱紀壞而亂隨之其可失哉呂氏曰[illegible]

綱一動一[illegible]莫不有[illegible]○愚曰君子所其無逸不可暫有故曰罔遊樂者

人情所不免而不可過耳故曰罔淫勿禁止之辭貳不專任

也疑不果決也貳則雖欲任賢而不能任疑則雖欲去邪而

不可去○王氏曰人君不能儆戒以守法度而游于逸淫于樂則荒[illegible]矣荒殆則任賢豈能勿貳任賢不一則去邪豈能勿疑[illegible]

所謂勿疑者非以[illegible]可疑之際不可以勿疑也考賢其情實無可疑然後可斷而去之爾○蔡氏曰其謀圖爲也

有所圖爲揆之於理而未安者則不可成之也蘇氏曰人之爲不善[illegible]小人不

能無疑則勿貳則天下無小人矣人之所以不能大相得者皆好行其所疑也傳曰當行吾所明無行吾所疑○夏氏曰

志者心之所之心一而志百故曰百志（呂氏曰常人工夫未熟心術有明有不明亂壅人精神心術之運動無不照明盛大故謂之百志焉）○愚曰渾乎無事之時人清奢肆儆戒弛而法度不期而廢逸樂不期而縱賢否不期而淆讒諂不期而用人心儆戒則強立而清明清明則執則嚴逸樂戢是非辨此心卓然立於事物之表足以宰制事物而事聽命於心凡心之所之無不廣而明人心玩弛則頹放而昏塞昏塞則法度廢嗜欲肆邪正亂此心憒然役於事物之下當宰制於事物而心聽命於事則心志愈隨而愈昧矣人君無此則名譽自至不可違大道行小惠以干求民譽（如[illegible]子產[illegible]之人是也）○蘇氏曰干譽固不可以為不足恤而縱欲以戾之則殆矣○張氏曰天為民立君將以一人治天下非以天下奉一人人君當循眾心以圖治不可拂眾以從己欲也（[illegible]）（偏於徇人惟眾是從欲其偏於徇己）於心無怠慣於事無荒廢（林氏曰所謂[illegible]○[illegible]曰無怠）

戒以勤無荒戒以治○吕氏曰怠者荒之始荒者怠之極豈惟中國治雖四夷亦將來王而歸往之四夷謂東夷西戎南蠻北狄極言其效以勉舜也吕氏曰無怠無荒則萬幾舉推以至於四夷來王上句言其本下句言其效○新安王氏曰罔失法度罔遊罔淫皆修之身者也任賢去邪而以是修之朝廷者也違道咈民而下是施之天下者也○林氏曰聖人待夷狄聽其自來自去非有厚利以誘之嚴威以驅之無怠無荒而彼自來王此書虞舜與戎之上策也舜大聖人益所戒乃如此見聖賢兢業之誠

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叙九叙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

於說見堯典○朱氏論語注曰德之為言得也行道而有得於身也政之為言正也所以正人之不正也○蔡氏曰正德者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所以正民之德也利用

者工作什器商通財貨之類所以利民之用也厚生者衣帛食肉不飢不寒之類所以厚民之生也○陳氏曰上章益戒舜以儆戒以保治此章禹戒舜以治之美大當念哉謂帝以德而為善政其之所在在乎養民吕氏曰後世之政主乎治禹則以養民為政也水火金木土穀則惟修之而已新安王氏曰[illegible]而無所不有此以為六府以有生斷造有式木之修也與其性而種植正德利用者也耕耨蓄積有順其精數之修也○唐孔氏曰洪範言五行以生數為次此以相尅為次○吕氏曰洪範上言五行故以天數五言閏以彰人為重而水火人不生此以國家言故稱六府正德利用厚生則惟和之和然無所乖戾也九者皆所以養民[illegible]生治家政為之數教以正其德通工易事以利其用制節謹度以厚其生○吳氏曰六者修則三事和六者其物三者其效也○愚曰正德所以養民心利用厚生所以養民身○新安王氏曰利用厚生而後德可正而斯人之政則以正德為先也○張氏曰九者各有其功故謂之九功九功各有倫理故謂之九敘○愚曰九功既敘人樂其[illegible]而歌詠興焉故九敘惟歌歌頌作則治功不可加矣然人情勤始怠終必當戒之董之[illegible]

不壞○無垢張氏曰休美也戒之用休若周官大比興賢能明其有功者屬其治地者之類是也董之用威若周官宅不毛者有里布田不耕者出屋粟與夫鄉八刑糾萬民之類是也○愚曰用休所以使之慕用威所以使之畏然畏慕之術有限感發之妙無窮故勸之以九歌所以使之樂也謂即九歌播之聲樂以感動勸勉之使之樂事勸功而忘其勞斯民不惟不敢忘自有所不能忘斯可使九功永久而不壞也周禮大司樂以黃鍾爲宮大呂爲角大蔟爲徵應鍾爲羽路鼓路鼗陰竹之管龍門之琴瑟九德之歌九韶之舞於宗廟之中奏之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矣○鄭氏曰路鼓路鼗四面鼓也陰竹生於山北者龍門山名○春秋傳六府三事謂之九功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illegible]九變之樂也以休以代以九功惟敘九敘惟歌[illegible]從其樂家之[illegible]樂之以九[illegible]之[illegible]歌於[illegible]者[illegible]之歌[illegible]於[illegible]者即九歌之舞韶九成亦於此見[illegible]所以發此者本夫治功之終始[illegible]之衰而[illegible][illegible]戒○呂氏曰消息盈虛者天理之常輔相裁成者君道之實天下之理成必有衰成必有敗今聖人必欲俾其勿壞惟[illegible]裁成輔相[illegible]以

贊消息盈虛之理使之盛而不衰成而不敗也

帝曰俞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時乃功

林氏曰天施地生當決[illegible]以生天雖施之而無

自而成今地既平則天之[illegible]唐孔氏曰府者藏財

之處六府即水火金木土穀也三事即正德利用厚生也○

新安王氏曰謂之府則天地之藏其出不窮者也謂之事則

在人所有事者也○孔氏曰允信時是乃汝也○真氏曰舜

既然禹之言於是歸功於禹禹功豈止於萬世姑取其數之

多而言耳

帝曰格汝禹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耄莫報反期音其倦于勤汝惟

不怠揔朕師

夏氏曰此下載舜禪禹之事舜時年九十餘○王氏曰八十

九十曰耄耄則昏矣百年曰期頤期者百年之名而期者則

當頤養○愚曰總猶統也○呂氏曰禹有正天地之大功則可為天地之主宰故舜欲遜位於禹聖心純亦不已與天同運何緣有倦蓋年老則血氣有時而倦但止倦於勤而已非倦于道也聖人於勤中頗覺其倦則知聖心有加無已常病其力之不給也居天位以勤為本舜既謂倦欲遜位必求如舜之勤者乃可居之故言汝惟不怠以總我眾○張氏曰禹惜寸陰過門不入不怠可知○呂氏曰不怠雖若常談惟實下工夫人知其味天之所以為天聖人之所以為聖人皆自不怠出出而應事物物之備亦生於此常常之教聖人言學亦以不息而實不相近聖人之辭聖人言學此十四實不外此夫子自謂不厭不倦是自強不息聖人之未嘗一日息才息即非聖人也○愚曰四海至於困窮其民皆無所養如此不勝其任亦不知其所以勸則從倦而不程書曰傳舜攝位之後三十載舜亦將老而命禹之總師興師事夫子亦言其無為而治如舜之勤則舜之勤以有在矣

禹曰朕德罔克民不依皋陶邁種德德乃降黎民懷之帝念哉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

劉安世氏曰舜以禹之功而遜位於禹則不論功而論德○呂

氏曰禹謂位乃天下之位惟有德者可居我德不克民不依

附故舉皋陶自代呂氏曰此非禹之謙辭也蓋要見艱之意雖已克常見其不克民雖已依常見其不依○

新安王氏曰邁行之遠也○蘇氏曰降下也呂氏曰降如雨露之浹洽滋潤澤周

樹不種德如種木衆人以種德也近朝種而暮穫則其報必

狹惟皋陶之種德也遠○愚曰謂栽培之深厚涵養之豐熟

及其充溢不已沛然下及於民而民懷之懷者皆其心而不

忘也○無垢張氏曰皋陶刑官也非深知皋陶之所存誰能

於刑而見其爲德耶○愚曰赦所當赦者德也刑所當刑亦

德也輕所當輕者德也重所當重亦德也惟敬五刑以成三

德皋陶之種德者此也○夏氏曰帝念哉使帝念皋陶也○

林氏曰禹謂我之心念其可受帝禪者惟在皋陶捨皋陶而

求餘人亦無及皋陶者則可受禪亦惟在皋陶故名言於口

以爲在皋陶允出於心亦惟在皋陶謂已反覆而思其無易

皋陶者王氏曰念此人而不忘則當屬此人所不可忘之功釋此人

此人之賢論此事之是非允出於此道則屬此道之可否言之當謂皋陶有可念之功釋之事名其人則有讓其事則民懷皆允出於釋位明刑乃所當念不當釋也○吳氏曰茲在茲者以為知此當咏其果如此否也○呂氏曰禹舜念皋陶之功念所在此釋不念而在此名言者指其事而名言亦在此

允出者不言而信出於心亦在此

罔克民不依皋陶種德而又民懷惟帝當念其功而我之功

○愚曰禹謂我雖有功然德

不足念也

帝曰皋陶惟茲臣庶罔或干予正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

期于予治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懋哉

士五刑五教說見舜典○弼說見益稷○愚曰惟此臣民無

或干犯我正道謂治道之宗主庶民莫有犯正道者所以害之也由汝作士官明當五刑

輔弼五教期成于予之治予治猶言予之正也皋陶雖以明刑為

職常以措刑為心刑以期于無刑民皆感化協于中道矣

明于五刑者智也法守也期于無刑者仁也法外意也以刑

而弼教民猶有所畏而為善無刑以協中則無所畏而自善矣協于中則不犯正不待論也程氏曰明刑所以弼教刑以止刑未必也孔子曰中庸之為德其至矣乎民鮮久矣今民皆協中所以為盛德懋勉而茂之謂懋勉也懋哉台〇呂氏曰如此者是汝之功懋哉呂氏曰百官有司各以職業無虧為功惟士官則欲民皆不從且若違教然後為功〇愚曰殺之戮之於民也變以全其生使民從其中以全其所以生無罪惟刑則民身存而心亡民之死於死於犯禮死於執而無刑之道也當時言二人之功未易優劣禹所以深讓之舜於皋陶皆曰時乃功以美之自後世言則禹功垂於萬世所以異於皋陶也舜于丁稱天子皆並舉以其大者無遠耳〇呂氏曰禹非拓讓舜所謂禹舜皋陶於其功以集為言哉皋見禹受讓大無事皋陶自可以見布近但當時有禹故以授禹然宜以禹稱皋陶之功哉

皋陶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眾以寬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

愚曰舜美皋陶措刑之功故皋陶推以為舜德所致〇唐孔氏曰帝德純全無有衍過呂氏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於刑而不待歷萬世而無敝者可言閑然〇

愚曰臨統臨也簡要而不繁也御制御也寬弘而不迫也○

唐孔氏曰居敬行簡以臨其民是臨下宜以簡也○王氏曰臨下以簡

蓋擾以煩紊則事叢脞哉○東陽馬氏曰為人上所患者或擾煩則下有不能堪而亦之力所不繼楊氏曰權不去手前輩不始○寬則得衆居上

不寬吾何以觀是御衆宜以寬也楊氏曰御衆御馬為嚴羈勒以使

縱弛與寬正相反然人君能容衆而後能御衆寬則人必困結乃所以為御也士以厲衆行於法之所及不行於法之所不及乃所御者

秩矣○孔氏曰嗣亦世俱謂子孫延及也孫氏曰親而世嗣○孔氏曰延以長以長

及物父子罪不相及而及其賞吕氏曰罪及其身猶不得已況及其後乎○愚謂誠以為惡而遠及於遠

過誤而犯雖大必宥不忌故犯雖小必刑開刑之則不忘於誅伏

惟盛德之以遂為意一以則為罪而遠及以惟無比○愚曰罪之輕重可疑則捨

重從輕功之輕重可疑則捨輕從重○孔氏曰辜罪經常也

○吳氏曰不經非常之罪也○唐孔氏曰枉殺無罪妄免有

罪二者皆失其平必不得已寧妄免大罪不枉殺無罪○吳氏曰此

蓋設辭以形容好生之德○林氏曰此乃大舜之疑罪者其罪可以殺可以無殺不殺則失於不經之罪殺之則陷於非辜殺而無罪而

皇甫謐曰有罪而失不經也洽謂漸漬優渥司主也○愚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好生之德聖人所以配天地而育群生也自臨下以簡而下皆好生之德也此德浹洽人心人皆自愛重茲所以不犯有司之法上好人之生則民莫不自好其生仁心之相感也秦人殺人如草菅且君民不敢犯而殺人愈不勝上輕人之生故民亦自輕其生戾氣之相召也

帝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

陳氏曰舜之本心不欲用刑特以刑罰不設則惡者不知懼善不知勸故不得已制刑以輔吾教使皐陶不能納民於無刑以拂舜之本心惟其措刑而民化故舜得從欲以治張氏曰有可欲之欲有不可欲之欲從欲以治可欲之欲也咈百姓以從己之欲不可欲之欲也○呂氏曰刑罰澟然可畏何至感動四方如此蓋皐陶之刑非法律之謂乃德化也故四方莫不鼓舞於教化中如風之動物此汝之休也○愚

曰休者美之至也○夏氏曰舜非皐陶則雖有忠厚之德無人推而致之於民皐陶非舜則雖欲推君德於民而不可得有是君有是臣此舜所以得從欲以治皐陶所以得推舉而行君臣之間非虛相稱美也

帝曰來禹降（當作洚）水儆予成允成功惟汝賢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不自滿假惟汝賢

孟子曰洚水者洪水也○胡氏春秋傳曰自開闢以來洪水未得所歸非忽然而有合舜乃曰儆予蓋聖人不以天數而忘儆懼也（呂氏曰聖人為天地萬物之主凡天地間一物不得其所皆以為己責故曰儆予）○王氏曰舜言當人信之謂之成允鯀汨陳五行而禹行其所無事可謂成允矣成允然後能成功（此以下陳洪水之所以為災及禹之所以能治之功循經以行治水成則洪水平而天下治）（天下之功未有不成於信然惟其所信者大下之不信是以成功於天下也夫不能信服於人乃可成功者此所謂成允成功也此禹之所以為禹也）

○通曆禹不貴尺璧而重寸陰○論語禹菲飲食而致孝于

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而盡力乎溝洫○孔氏曰假大也○夏氏曰衆人多恃功而怠安能勤於功而將安能儉禹歷成大功方且勤于邦儉于家心常慊然無一毫滿盈假大之意禹之所以克勤克儉則不滿假○呂氏曰禹成大功猶克勤克儉不自滿假無能不滿假何自而生不特形於外然後能所以為功所以能不滿假也○唐孔氏曰上言其功下言其德人皆莫及故再云惟汝賢

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予懋乃德嘉乃丕績

孔氏曰自賢曰矜自功曰伐新安王氏曰矜有挾持之意伐有誇大之意故於能言矜於功言伐○愚曰惟不滿假故不矜伐○永嘉鄭氏曰不矜不伐者至公無我之心也舉天下之善妄而行之無所累於心故無驕矜之氣乃天德也愚曰聖人之心天地之心也天地生其盛乃大化非有意而為之聖人之德亦不知有功於萬物而萬物亦不知歸功於天地我無自德之心物無與我之意物我兩忘○三山陳氏曰天命之性

具能無有聖賢我故以爲欲無此而已和無勿久　書去小言
舜禹平亂之道又曰事雖若曾子可比未嘗以舜禹曾不爲偏外罪矣
所當爲之事能盡如此者方免責耳尚何矜伐之有○老氏曰夫惟不
故禹之功皆禹所當爲不自見其爲功德也
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呂氏曰天下之理未嘗無對才立己便有
物我才有物我則必以爭一於其功能則自
有爭之理盡不矜伐者爭之對也禹不自以爲功善能與我比無我則無
對無對則無爭矣○無垢張氏曰我自矜伐非誠人於此之不足賢爭
者盡天下亦因禹而無矜伐之心也○新安王氏曰以過天下而
不矜伐天下皆以能歸之功高天下而不伐故天下皆以功歸之○呂
氏曰舜於不矜不伐中深見禹純亦不已處德無窮至此方
見其績之不爲可美使禹稍萌驕矜則其功小矣
天之曆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
愚曰曆謂曆數之曆數謂天數地數之數曆在躬則身齊七政
以出正朔數在躬則身膺大運以統天人孔氏曰曆數謂天道○
吳氏曰正朔自天子出
海歲須乎邦國諸侯受而藏之祖廟月朔則告廟而行之秉秋之旨皇
帝統天之曆數以定天道而歲天下焉大者爲日月以出正朔時
正受陰陽謂因兩節氣者曆舜戒之曰天之曆數在躬而以命禹
由是數之帝王所重也○王氏曰曆數易所謂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所
以成變化而行鬼神者是也成變化以成歲之出入草木之生死昆蟲

附此以成行鬼神故自有形以至無形自有心以至無心莫不待此以行於帝王之興以天之曆數所在非人事私智所能與於其間者乎曰有命有我命司以立天道義所以立人道言心以為政……亂也言命也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言義也莫之為而為者天也……彼然者人道也我同天人之際使之無間於聖人既賦與於此○宋氏論語付曰曆數帝王相繼次第猶歲時氣節之先後也○愚曰

元大也長也○孔氏曰元后天子也○林氏曰是時大命以居攝故以終陟言○林氏曰聖人之心即天之心聖心所與乃天心之所與也舜薦禹之德嘉禹之功即是天之曆數在禹躬矣非如後世符讖之說詳見或問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

愚曰人心飢食寒衣欲生欲安之心發於氣質之性者也以其從人身上知覺故謂之人心危危殆不安之意道心仁義禮智信之心發於理義之性者也以其從道德上知覺故謂之道心微玄遠深微之意朱氏曰飢而食渴而飲便是人心○愚如是而食如是而不食便是道心○曰

危非已亡謂其操存也微非已晦謂其難認也乃聖人精者言操識之辭○或曰人心危則道心微人欲熾則天理晦所謂才

雜也一者常不雜也精則省察之於中庸所謂戒謹不睹恐懼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必謹其獨是也一則持守之於中庸所謂誠身是也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稱事事物物莫不各有中一家有一家之中一室有一室之中然又有在中之中有時中之中八卦之二五為中之偏倚之家此在中之中也禹稷顏回之同道及之衰變之際此時中之中也○朱氏中庸序曰心之虛靈知覺一而已矣而有人心道心之異者以其或生於形氣或原於性命而所以為知覺則同耳然人莫不有是形故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雖下愚未嘗無道心二者雜於方寸之間而不知所以治之則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理之公卒無以勝夫人欲之私矣惟精惟一無少間斷必使道心常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則危者安微者著而動靜云為自無過不及之差矣

聖人之道所以萬世不可加者中而已異端所以為異者偏而已楊墨之兼愛為我老佛之空虛寂滅管商之功利九流百家之支離雖有過與不及之殊而失於偏則一也天下之事至於理而止理至於中而止故道不外乎中中不外乎心心者神明之宗萬理之會萬事之本精一者心法也精一則心之本體渾全不虧萬理融會萬事照徹而天然固有之中

凡其存於吾身散於事物之間者莫不見之之明行之之篤而信有以執其中矣　○朱氏曰堯舜禹天下之大聖也以天下相傳天下之大事也以天下之大聖行天下之大事而授受之際丁寧告戒不過如此則天下之理豈有以加於此哉自是聖聖相承皆以此而接夫道統之傳至於子思[illegible]以來相傳之意而作中庸之書　○蘇氏曰不考於古謂之無稽不咨於衆謂之弗詢○愚曰言言語也謀計謀也無稽弗詢者於古聖而無徵據於天下之公而不合是孟子所謂邪說詖說誣民充塞仁義者如後世異端之說皆是也以其足以害中故於執中之後戒勿聽用也

可愛非君可畏非民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欽哉愼乃有位敬脩其可願四海困窮天祿永終

論語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亦以命禹○唐孔氏曰可愛者豈非君乎可畏者豈非民乎蓋衆非元后何所奉戴無君則民亂故君可愛也

君非衆人無與守國無人則國亡故民可畏也君非民[illegible]不足言畏也民服君以之嫌其不畏故言畏也○東陽馬氏以敬世亂亡之禍當有以畏以民為輕而不知其畏也君臣相須如此當

敬之哉謹汝所有之位敬修其可願之事○孔氏曰可願謂道德之美呂氏曰可願如孟子可欲之謂善○夏氏曰人君所願欲惟得衆守邦而已若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則非可願欲

○呂氏曰聖人心純乎敬故既曰欽又曰謹復曰敬○夏氏曰人君貴為天子富有四海皆得之於天故言天祿○愚曰

工天立君以為民也故四海困窮謂貝不祿仲之命則天祿永終矣○

呉氏曰永終言必不可再也○愚曰舜以傳位於禹故授以

帝堯相傳之要言人心惟危而下所以示心法傳道統也可

愛非君而下所以示治法傳治統也

惟口出好興戎朕言不再

愚曰戎兵寇也出好猶言生福興戎猶言起禍○新安王氏

曰言不可輕況禪位大事豈可久饋不定我言一出不可改也已

禹曰枚（音梅）卜功臣惟吉之從帝曰禹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卜不習吉禹拜稽首固辭帝曰毋惟汝諧

王氏曰木之身爲枚枚有條故數[illegible]物曰枚數事曰條枚卜人人卜之而從其吉○孔氏曰帝王立占卜之官故曰官占蔽斷昆後也○愚曰元龜大龜龜之大而善者也（張氏曰墨兆未然皆靈元龜則善而靈者也）○孔氏曰官占之法先斷於人志後命元龜○蘇氏曰命謂令龜也○愚曰詢咨問也謀議也○唐孔氏曰我受汝之志先已定矣詢謀於衆又皆同○夏氏曰鬼神依人而行人謀既同鬼神自然依其所謀而卜筮無不合從如洪範稽疑先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然後謀及卜筮也○呂氏曰聖人占卜非先有定論謀於蓍龜特已知天人不能違所以詢之迹明皆所以參之以驗耳非專信於龜筮也後世之人其中多不能明決從於鬼神不問幽明而聽其才說故終無定謀不思以幽明之合爲明此之理而求彼之神明其可哉○三山陳氏曰人謀鬼謀欲其合

大率以人謀為先龜人謀先定以龜卜以為主○林氏曰習重也○夏氏曰前卜汝已
吉今若枚卜之豈又有人與汝重疊而吉哉禹猶固辭○愚
曰董仲舒言聖人以天下為憂未聞以位為樂如此則知禹
固辭之意○唐孔氏曰毋禁止之辭○拜稽首說見舜典

正月朔日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

正月說見舜典○朔說見堯典○愚曰舜言受終禹言受命
互文也○蘇氏曰堯之所從受天下者文祖舜之所從受天
下者神宗受天下於人必告於其所從受之人則文祖者實
堯之祖也不知所祖果何人耳祭法曰有虞氏禘黃帝而郊
嚳祖顓頊而宗堯則神宗其堯乎○孔氏曰順帝初攝位故
事行之林氏曰此說文所載甚備詳略不同如舜受終以下所載甚詳至禹受命則惟曰若帝之初[illegible]則禹於[illegible]以下可[illegible]
禹既攝其後[illegible]則皆[illegible]舜之[illegible]可推其不[illegible]觀此○孟子舜薦禹於
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喪畢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天下之

民從之若堯崩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也

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

孫氏曰有苗指三苗之君愚曰猶有唐有虞有夏也有邦有國有國之君也○孔氏曰不率不循徂往也○孫氏曰征者上伐下而正其罪也愚曰有苗道絕

[illegible]

禹乃會羣后誓于師曰濟濟濟子禮反有衆咸聽朕命蠢蠢春尹反茲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之咎咎其九反肆予以爾衆士奉辭伐罪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勳

夏氏曰會諸侯之師而諸侯亦在○愚曰約信曰誓蓋嚴其辭以示儆也三山陳氏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則有誓命[illegible]濟濟衆盛和整之貌○唐孔氏曰蠢動不遜也或曰蠢無知之貌○王氏曰不明謂之昏不悟謂之迷苗以昏故迷以迷故不恭○愚曰道猶

路也謂理之當行者也○呂氏曰恭則順不恭則侮侮慢自賢而不順乎正理故反道敗德堯舜之聖不過於允恭恭爲恭不恭侮慢乃百罪之魁皆自於此以一象恭恭方命侮字不恭侮慢之矜驁也○夏氏曰道當順而行之今乃反其道德當修而成之今乃敗其德○夏氏曰惟其反道敗德則以正為邪以惡為善故君子則棄之在野小人則用之在位小人得位則民不安故為民所棄而不保之○王氏曰天明畏自我民明威民棄不保則天降之災咎禹之用師致天討而已天降之咎故以爾衆士奉辭罰罪○新安王氏曰奉承帝舜聲罪致討之命故曰奉辭○孔氏曰尚庶幾也○愚曰其張則之辭之今用其辭勝負萬端必一心一力乃克成功一心謂將士上下同心一心同以濟其事善必行無一人不獲宜盡心一心之謂也以名或感以義或紀以因或聚以術使以制而教以偕罰罪生寘之上也而後行陷以力也此亦兵法之至要也

三旬苗民逆命

句說見堯典○新安王氏曰苗民三苗之民也舜命禹討三苗則曰有苗至此

害於言訴則曰其義終有與此略同則曰苗惟有七句未格則曰有苗惟三旬逆命禍曰苗民於外有苗首二旬少五日征苗民苗二苗之民也

逆迎也如逆河其逝逆迎子剣皆訓迎迎非逆順之逆也有

苗之君民棄之而不保故禹誓師之後三旬之間苗之民聞

之相率來迎如簞食壺漿以迎王師之類獨苗之君未格

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屆 音戒 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

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號 戶刀反 泣于旻 武巾反 天于父母負罪引

慝 他則反 祗載見 賢遍反 瞽瞍 素口反 夔夔齋慄瞽亦允若至諴 音咸 感

神矧 失忍反 茲有苗

三山陳氏曰贊助也禹有此意益從而贊助之○孔氏曰

〃至也○鄭氏曰歷山在河東○愚曰日者日日也○王

見齊共昊天注○孔氏曰慝惡祗敬載事也夔夔悚

和 蘇氏曰以誠和感物曰諴 矧況也○唐孔氏曰惟德能動上天無

因言行德之事天道虧盈而益謙自滿者招其損謙下

其蓋畏乃天道既詳其理又言其驗舜初耕于歷山之時為父母所疾往至于田日號泣于旻天及父母朱氏曰孟子注曰呼天於父母而泣也乃自負其罪自引其慝蘇氏曰不敢以為父母之罪[illegible]祗敬其事以見於父瞽瞍林氏曰恐懼敬起孝而不敢怨也瞽瞍[illegible]而不拒執而不違遂以[illegible]王氏曰冒罪於己而不[illegible]以事親[illegible]夔夔齊栗戰慄瞽瞍之頑[illegible]言頑[illegible]東萊呂氏曰舜之誠[illegible]至和尚能感神況此有苗乎新安王氏曰[illegible]民衆而有苗逆命則有苗[illegible]可不[illegible]苗民戰而服[illegible]因[illegible]不復既服[illegible]彰[illegible]治則[illegible]也天之高[illegible]可威以此有苗[illegible]以兵取勝也

禹拜昌言曰俞班還師振旅

[illegible]至而美之訓昌言以益之言為昌言拜而然之○新安王氏曰班分也如班瑞班宗彝之[illegible]禹前會諸侯之師今分而散之○孔氏曰兵入曰振旅[illegible]孔氏[illegible]振整[illegible]旅衆[illegible]○愚曰分散其師整衆以歸師二千五百人為師五百人為旅泛言則旅衆也

○呂氏曰禹目會此理了益又贊之禹神領心受如曾子之唯夫子相孚於言意之表便班師以還略無凝滯唐孔氏曰禹遂不請進退由將也

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

孔氏曰誕大也○唐孔氏曰干楯也羽翳也武舞執干文舞執羽明堂位云朱干玉戚以舞大武詩云右手秉翟是羽也○無垢張氏曰武舞所以示武之可畏文舞所以示文之可懷兩階賓階阼階之下○愚曰舞干羽于兩階此即敷文德蓋甲兵武事也樂舞文事也舞干羽以見無事於用武矣即文德也唐孔氏曰益贊禹使修德而偃自誕敷言君臣同心○無垢張氏曰帝之文德固素敷之至此又大敷之耳聖人常自厚之意○呂氏曰孟子言自反既盡而其橫逆猶是則委之妄人禽獸舜自盡既全而有苗不服乃大修文德若自反而不問有苗則知聖賢度量不同矣○愚曰格謂感發而至○新安王氏曰舞干羽則不復用兵之意遠近無有不知故不越七旬有苗乃格此即堯舜不戰而屈人兵之事又按河東而三苗之國左洞庭右彭蠡在今澧湖間相去近二千里古者吉行日五十

弼行曰三十有出師三旬去三苗之國猶遠何以三苗遂拒王命而逆
命乎苟謂苗民抗命而不能班師而不征則失其義矣千里征
伐爲可則然班師則殿懲懼其後御舞干羽役俾然不服若豈有自
服乎○永嘉鄭氏曰行有不得反求諸己帝王之家法於自反已盡而
人不服不責諸人而益自勉焉帝王之心術也夫吾治人上而自不中
不才之子弟尚足以爲賢父兄乎與當大本不得後其行吾何成焉斷
人也而有於刀鋸斧鉞者尚足以爲盛德乎故其視天下之人其猶
悍頑梗而不可化忿疾之氣然不敢於心而自視歉然若有以弗負於
吾民也夫帝王之心無欲而動其省躬也至矣其孚然以父其諭詞
也勸矣然謂舜果爲無所容其教之衍與餘力則若自以爲足而此
所謂禪承不服誠謹而帝舜夫而後精誠若故曰滿招損謙得益時乃天
道傳曰君臣其自牧之道蓋如此所以班師振旅而不疑也○愚曰有
苗所以未格者蓋自訐罪惡之深夫豈之道以己之心料聖人欲畏之
過羨棄令恍而未敢遽順用文德與數有由既然知聖人之意非欲苗
夷狃崇之故七旬而自格然舞文舞干不及武舞又舉人之深意也○
呂氏曰有苗懲被之深自難徼動正如一二氣亢極草木俱發生侯陰崖
深谷中者未拆根者未芽豈春氣之或偏哉寒氣凝結雖暴春氣尚未
流暢其中耳七旬而有苗格乃春氣舒放陰寒以發露而草木一日之說
皆發生也道化之設有遲速而萬物由此造化之中以自遂者有不齊焉
也知此則七旬之格亦未爲晚蓋吾自有其附至此不得不格也○林
氏曰舜老而禹攝其攝位之業化流乃哉而舜猶爲天子
自若也國有大事猶稟命焉是以征苗之行必稟於舜之後其命必稟於舜則

一舜之滿
可加

皐陶謨 凡六章 一

曰若稽古皐陶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

曰若稽古說見堯典與 呂氏曰皐陶臣也而與禹同謂若稽古者蓋皐禹一體之人非它人可以故史特以是稱之

○孔氏曰迪蹈也○呂氏曰允迪著實踐履也○葉氏曰允迪厥德則天下之理無不達故以謀謨則明正已而物正故以弼政則諧 呂氏曰皐陶以謨聞故史先言其迪德指其本也○新安王氏曰謨明則理無所蔽易入人無所容其邪人主感居而樂從之

禹曰俞如何

蘇氏曰此上當有闕文

皐陶曰都愼厥身修思永惇叙九族庶明勵翼邇可遠在茲

呂氏曰歎美而言不敢易其辭也○蘇氏曰謹其身之所修者思其永久之所至者謂言必慮其所終行必稽其所敝 無怠

張氏曰[illegible]皆脩身其所至於無以無君敵在於不思永而已 ○愚曰惇者厚而篤也叙秩叙也

○九族說見堯典張氏曰尊其位重其祿親賢以■然■身以合其族所以厚九族也序尊卑而長長而幼仁親疏以辨隆殺以別以敘九族也○程氏易傳曰篤恩義正倫理家人之道也○王氏曰庶官昭明勉勵而輔翼於己張氏曰明明顯明賢之人○張氏曰身者本也修身然後可以齊家故繼以厚敘九族齊家而後治國故繼以庶明勵翼治國而後平天下故繼以邇可遠在茲愚曰治無二本此邇可則遠在此矣

禹拜昌言曰俞

說見大禹謨○愚曰禹之心萬理融徹於皐陶所陳言傳而理會故拜之俞之而不自知

皐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咸若時惟帝其難之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

愚曰皐陶又歎美而言謂人君固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而其要則在於知人安民蓋修已治人皆賴賢者輔佐施之天下則不外於安民故君道在此兩端而已知人然後能安民又其序也吁嗟歎之辭○新安王氏曰若如時是也○横渠張氏曰帝謂舜也○唐孔氏曰哲大智也○新安王氏曰禹歎治道在知人安民誠恐如皐陶所言然人則難知民則難安帝舜雖聖猶以二者為難而不可忽也萊氏曰禹聞修身之言則推而衍之聞知人安民之言則吁而難之蓋修身在我可得而勉也知人安民事之甚難而在彼非我所能必也盖知人則明哲無蔽而能官使人才安民則惠愛浹洽而黎民懷感○朱氏論註注曰巧好令善也好其言善其色致飾於外以悅人○孔氏曰孔甚壬佞也○林氏曰既哲且惠則何用復憂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哉蓋舜誅四凶之後惟恐有如此之人復出故禹言能知人安民則不復憂畏如此之人矣○愚曰禹言此蓋欲舜以知人安民為重也[illegible]

知人之功罪害於知人故畏之有苗蠢迪工政令害於安民故畏之
以也孔壬若共工靜言庸違象恭滔天也則無所不至害之至也故畏
之甚又甚於憂也有苗雖頑然工之聰明不為驩兜共工之徒所蔽則
救其姦慝之而已非所畏恐也故於苗止遷而已○林氏曰不言何畏
乎共工則言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言共工所為如此其可
畏又甚於驩兜矣若但言何畏乎共工則不足以盡其義矣○楊氏
曰知人安民皋謨一篇之體要也
皋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下孟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
愚曰此下言知人之事○孔氏曰載行采事也○呂氏曰皋
陶見禹以此為難乃歎美而言亦有下手處人雖難知然人
之行亦有九德之可觀孫氏曰德者得於身行者行於事亦曰○行而後見德者蓋由行而後見德也
愚曰亦可即此九德之辨而論其人所有之德○孔氏曰辨
其人有德必言其行其事行某事以為驗王氏曰知人之方當致其行行有九德所以知其德者當考其事必言其人有德則當言其可見之行曰載采采者所謂可見之行也
禹曰何皋陶曰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五斷
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彰厥有常吉哉

愚曰此九德之目也○鄭氏曰人之禀質有異有其上者不必有下有其下者不必有上上下相協乃成其德○唐孔氏曰人之寬弘者失於緩慢寬弘而能莊栗乃成一德九者皆然葉氏曰栗猶栗列之栗謂寬而不失縱弛也○呂氏曰柔和者失於委靡故柔而有卓立乃為德九德不可偏相濟者流於一偏然後有所為偏不足謂德如寬而不栗則是縱弛之人柔而不立則是懦弱之人寬而有栗乃可謂之德柔而有立乃可謂之柔德九德出於自然不待勉強也○王氏曰愿慤者或失於朴陋愿而恭肅有禮乃為德○唐孔氏曰亂治也謂才高堪撥煩理劇者也然多負才輕傲故治而能敬乃為德愿言恭治言敬恭在外敬在內擾安馴也易失於不斷致果為毅故順而能果決乃為德○夏氏曰勁直者多失於直情逕行不能容物故直者貴於溫和○唐孔氏曰簡易者多失於不矜細行不修廉隅故簡者貴於廉隅范氏曰物之有稜曰廉○葉氏曰廉謂簡而不失分域也○愚曰不矜曰剛塞實也剛而不實則虛氣易盈而非真剛故剛者貴於

塞孟子以浩氣至剛然行不慊於心則餒矣○唐孔氏曰舜典言簡而無傲剛而無虐廉隅亦是不為傲塞實亦是不為虐也健為曰強強者勇而無義則為亂故強者貴於義唐孔氏曰剛是性強是志○愚曰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而人禀陰陽之秀氣以成質故得於陽之多者為剛德得於陰之多者為柔德得於陰陽之中者為正直之德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即柔德也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即正直也簡而廉剛而塞強而義即剛德也丁氏曰九德合之則為三分之則為九○孫氏曰言臣德則先柔而後剛言君德則先剛而後柔教人治人以中德為本論人則中德固宜在剛柔之中矣此舜典皐陶謨洪範言三德九德所以不同也○呂氏曰有其常常久不變也○愚曰吉善變也○范氏曰人君用九德必彰顯其有常者而用之則吉葉氏曰用人若不求其全而求其常常而不全不害其為材不能常雖全亦偽而已○愚曰寬而立至強而義中也有常庸也中庸德之至也

日宣三德夙夜浚息俊反明有家日嚴祗敬六德亮采有邦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撫于五辰庶績

嚴祗

孔氏曰宣布風早也○愚曰浚治而深之之謂明明之也○

孔氏曰卿大夫稱家唐孔氏曰卿大夫受采邑賜氏族立宗廟世不絕祀故稱家○愚曰嚴

嚴謹也○孫氏曰祗者敬之見於外者也亮采說見舜典○

孔氏曰三德六德九德之中有其三有其六也言人能日日

布行三德早夜浚明可以為卿大夫使有家也能日日嚴祗

敬六德愚曰謂嚴以祗敬而不敢慢其祗敬也以治政事可以為諸侯使有國也

唐孔氏曰上畢故言不及計有一德二德即可為上也○葉氏曰九德既不可求備又不可使人拘一德以為之限故隨其德之多寡以命其位之尊卑○愚曰日宣日嚴互相備行德以于於家能於斯能行德於治事也侯國之事衆於家故於三德言浚明於六德言亮采○東陽馬氏曰彰嚴有常乃吉日嚴日宣所謂有常

者也○孔氏曰翕合也○俊說見堯典○王氏曰材可以治

之謂乂○百僚百工說見堯典百姓注○王氏曰合衆德而

受之敷衆德而施之呂氏曰凡有德者兼收並蓄故曰翕受別其才而任用故曰敷施○新安

王氏曰翕而受之故九德皆有所事敷而施之故俊敏能治者得效所長各居其官王氏曰所謂賢者在位能者在職也○愚曰惟賢材並用故百僚之間道同德合更相師法而百工之事皆得其時孔氏曰時其也百僚師法言政無誤苟有小人厠於其中則志殊道反猜疾傾陷而百官失其職事失其叙矣撫者順而爲之之謂○孔氏曰五辰五行之時唐孔氏曰四時也撫五行於四時土寄於四季故爲五行之時○愚曰惟百事皆時故能順乎五辰而衆功皆成胡氏曰春盛德在木於是布德施惠修舉政事所以順木之氣夏盛德在火於是繼長增高分民勸農所以順火之氣秋盛德在金於是寬土偏其禁罪誅殺所以順金之氣冬盛德在水於是謹蓋藏斂積聚防國丁所以順水之氣也辰皆順則土在其中矣績者功之成凝者成而不散也呂氏曰從出立乃乘成則壞由不爲也撫于五辰則天道無不順庶績其凝則人事無不成治之極也

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

愚曰無與毋通逸謂豫怠遊宴之類欲謂聲色嗜好之類○唐孔氏曰有邦有國也天子謂天下為國詩云生此王國是也○愚曰盛治之後逸欲易生逸欲生則上行下效治功隳矣呂氏曰雖無道之君豈以逸欲教人蓋君逸欲則天下效之使是人君教之也○薛氏曰教平聲無教無使也○孔氏曰兢兢戒謹貌業業危懼貌○愚曰幾者兆之微吉凶將判之機也○葉氏曰一日二日猶舉其時之近也萬盈數也言一日二日之間而幾至於萬○夏氏曰所以不可教逸欲而當兢業者以天下萬幾叢於一人之身微而難察多而難窮一不克謹所失甚微所害甚大愚曰績者事之已成者也幾者事之將然者也已成者不可以措將然者不可忽從其將然則無以保其已然夫治有亂之機安有危之機一言語之發而為興喪之端一政事之施一君子小人之進退而治亂人心之離合天命之去就兆朕於眇綿更禪於無迹誠有莫之覺者事未若見其多於事之幾則若見其多惟戒逸欲而存兢業則此心清明雖萬之幾幾無不洞燭逸欲少肆兢業少間則此心昏惰何以察其微而應其無窮哉○孔氏曰曠空也工任苟用非其人空其位廢其事之謂也○愚曰天子能以一心察天下之幾不能以

一身兼天下之務任之庶官而已不可使曠○無垢張氏曰
天下之事無一不出於天天有是事則人有是官○呂氏曰
凡在職位皆是代天治事比乃天之工人代之耳蘇氏曰苟或曠之是廢大事也可乎○愚曰天工人代蓋繳上文以起下章之說○漢書
作無敎逸欲有國陳蕃傳注作無教逸欲
天敘有典勑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同寅
協恭和衷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政
事懋哉懋哉
愚曰此下言安民之事○孔氏曰敘次敘也○蘇氏曰典出
於民性之自然孰敘此者非天乎愚曰五典出於天凡物之有生者皆不能外其倫也爲夫婦爲生也爲父子與同出爲兄弟與同類爲朋友與其貴賤小大爲君臣不以爲五品之典則物有不能備而備之者人也○愚曰勑
儆而正之之謂○五典說見舜典○愚曰五惇謂五者之典
皆厚之所謂厚人倫也○蘇氏曰秩亦敘也射擯之敬唱喊

之戕交際之歡舉搏之怒牝牡之好此五禮之所從出也陳氏曰此物之所出行於人乎孰爲此秩者非天乎○王氏曰禮者人所用之謂也張氏曰言禮不可斯須去也○新安王氏曰寅敬畏也恭謹謙也[illegible]於中衷[illegible]裝飾形於外衷善也善存於中故曰衷天命天討即天道福善禍淫也○愚曰五服如周禮司服所掌大裘冕衮冕鷩必滅反冕毳昌銳反冕希陟里反冕元冕也司服曰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自元冕而下如孤之服鄭氏注云袞冕服九章一曰龍二曰山三曰華蟲四曰火五曰宗彝皆畫以爲繢六曰藻七曰粉米八曰黼九曰黻皆絺以爲繡則袞之衣五章裳四章凡九也鷩畫以華蟲爲首衣三章裳四章凡七也毳畫虎蜼謂宗彝也宗彝爲首衣三章裳二章凡五也希刺粉米無畫其衣一章裳二章凡三章也元者衣無文裳刺黻而已凡冕服皆元衣纁裳唐虞之制雖未必盡同大畧當若是○唐孔氏曰衮冕以龍爲首龍首卷然故以衮爲名○東陽馬氏曰周天子服上公皆服衮九章然公有降龍無升龍則異於天子○繢胡對反刺七亦反五刑說見舜典○唐孔氏曰天命有德當承天意爲五等之服辨其尊卑而彰明之王氏[illegible]天討有罪當承天意爲五等之刑別其重輕而用之○呂氏曰典

禮雖出於天必待人君輔相裁成之故曰勑我自我林氏曰惟聖人盡倫故典言勑我勝氏曰禮必自天子出故言自我賞罰當純乎天不可加一毫己意於其間故不言我○蘇氏曰此二者政事也愚曰大者為政小者為事○愚曰性稟於天典禮具於性典則性之至善形於人倫者也未嘗不厚禮即節文於人倫之間而是典所以立者也未嘗不行然民具是理而不能盡是理人君代天子民必勑正我五典以厚其典自我用五禮使之常用其禮謂躬率而維持之也然非君臣誠敬則莫能致必同其寅協其恭相與厚典庸禮以和斯人之衷皇天降衷于民衷乃性善之理典禮之所自出也典禮不失則是衷和而不乖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之以取禍故全是衷者即為德是不失天之所付也故天命之人君必讚命德之公制五服以章衣德其失是衷即為罪是失天之所付也故天討之人君必讚

討罪之公用五刑以威其罪懋哉懋哉勉勉而不已也典禮教化也所以盡感發之妙服刑政事也所以盡勸懲之方皆承天以從事而寅恭懋勉又四者之本也非寅恭懋勉則典禮服刑皆失其用矣焉能與天無間哉至是則君師之道盡而代天撫民之職舉矣又纂氏曰此章又發明上章天工人代之說○馬融本有庸作五庸

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達于上下敬哉有土

愚曰天聰明自其無所不聞無所不見言之天明畏自其福禍之不差言之○薛氏曰畏在物威在我林氏曰古文書畏與威字通用○王氏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其性命之所受與天爲一其視聽好惡之公未嘗與天違也陳氏曰天以耳目付之於民民有好惡而天之威福行焉○愚曰天之聰明畏皆因於民民心即天心上下貫通無有間斷有土之君其敬之哉新安王氏曰自天子諸侯至卿大夫有采地者皆爲有土凡有土者不可不有以敬臨之至此則安民之說盡矣○愚曰自天序至懋哉是以天將人自天聰明至有土是以人將天

皐陶曰朕言惠可底行禹曰俞乃言底可績皐陶曰予未有知

思曰孔氏作曰橫渠張氏王氏蘇氏作日賛賛襄哉

孔氏曰惠順底致也○愚曰賛如賛于帝之賛謂陳謨以

賛佐也賛賛賛之不已也○王氏曰襄成也○新安王氏曰

皐陶陳謨既終乃謂我言順理可致而行蓋望舜行之也禹

然之謂汝言非特可行行可有功亦勸舜之行也皐陶謂我

未能有所知但思曰賛賛於帝以成天下之治而已無非欲

帝行其言也○陳氏曰皐陶陳謨如此方且退然不自以為得與賈誼陳治安之策謂醫能治之而已不使氣索不同矣

益稷

虞書

林氏曰[illegible]篇首言暨益稷因以益稷名篇呂氏曰如論語學而子罕推取篇首二字以命篇名後多類此○以益稷合於皐陶謨孔安國按科斗書壁而為二觀益稷篇首只斷汝亦昌言與皐陶謨賛賛襄哉相接蓋古者竹簡所編不可太多故文之多者一篇則析為二苟文勢相接亦不害其為一也既析之必為篇名以別之故簡冊當以孔氏而以上篇之文相接讀之則當以伏生為正

益稷凡八章

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禹拜曰都帝予何言予思日孜孜（音孜）

新安王氏曰孜孜勤勉不已也○呂氏曰皐陶陳謨既畢帝見禹在側故呼禹來使其亦陳昌言（[illegible]）○無垢張氏曰禹見舜好善之心不已拜而歎曰美哉此心然皐陶昌言至此極矣我復何言哉（呂氏曰都禹歎皐陶之言已美）○愚曰我之所思者惟日孜孜而已蓋以力行望舜也（呂氏曰禹曰都以下正與曾點答孔子問但者點氣象循循聖賢分量自異禹迹閒深思得道理無窮愈加勉而愈不自已）

皐陶曰吁如何

呂氏曰吁亦悄然之辭皐陶用工到禹地位故復問其如何

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丁念反）予乘四載隨山刊（苦安反）木暨益奏庶鮮食予決九川距（音巨）四海濬畎澮（畎工犬反澮古外反）距川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illegible]）民乃

萬邦作乂皐陶曰俞師汝昌言

滔天懷襄說見堯典○愚曰昏謂茫然莫知所之○孔氏曰墊溺也四載謂水乘舟陸乘車泥乘輴丑倫反山乘樏力追反○吕孔氏曰輴漢書作毳子芮反形如箕擿行泥上史記作橇音同上○樏史記作檋丘遙反漢書作梮居足反如淳云梮謂以鐵如錐頭長半寸施之履下以上山不蹉跌也韋昭云梮木器也蘇氏曰輴橇檋實一物樏與梮亦一物也○王氏曰隨山相水所出入治之刊除木也刊木以達險阻除蔽障也○唐孔氏曰與益奏進衆鮮食於民新殺曰鮮謂刊木所獲鳥獸也吕氏曰水土未平未播種故以奏鮮食○蘇氏曰蓋鮮以取給故也○畎澮王氏曰川深民以佃也距相抵也○王氏曰濬治而深之之謂川或不必濬疏其壅塞也決之而已○考工記匠人爲溝洫洫況域反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耦之伐注伐之言發也廣尺深尺謂之畎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注田一夫之所佃百畝遂者夫間小溝九夫爲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爲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爲同同間廣二

本頁原缺

○呂氏曰蓋以天位之艱戒舜舜心悟神受故曰俞 夏氏曰聖人不畏多艱而畏然雖洪水之時人我懷憂兮已於安人情易玩故諄諄戒舜謹乃在位也○呂氏曰吁是憂懼之辭都皆是嘆美之辭前言舜謹在位台言吁乃言都寓於戒懼之中有至樂之地故舜領其言而歎其然也 ○夏氏曰安汝止而下皆謹在位之事也○幾謂見幾審謹○愚曰止者止於其所而不遷也大學曰在止於至善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父止於慈爲人子止於孝與國人交止於信凡事莫不有所止之善惟安其所止然後能止而不遷汝止人君之所止也惟幾以察事幾於未然惟康以謹治安於已然○孔氏曰其輔臣必用直人傒待也○夏氏曰人君不可妄動動則當大應天下所傒之志天下之傒望於君者不過欲其安治我耳不應傒志猶不從厥志也○愚曰得人心則得天心以此能昭然受上帝之付託故天申命以休美謂眷顧不已也苟無以受之休且無有況於申乎帝以主宰言天以形體言一

也張氏曰上帝昊天上帝也天者凡在天之百神也昭受上帝則帝與之矣故在天之百神俱而重命之以休福也上帝則君也天之百神則臣也上帝之命者出百神則受帝命而申之也帝休天乃大命文王亦猶是也。或曰帝事以上帝言天與上帝與天之百神言帝載

謂此非吾所自能實賴爾臣之輔。陳氏曰臣當親近我而助我故曰臣哉鄰哉親我助我乃盡為臣之道故曰鄰哉臣哉張氏曰言之不足故反覆重言以致其意。○夏氏曰禹亦知此事實賴群臣輔佐不復過遜故俞而然之唐虞君臣誠實相與可見矣吳氏曰此一章與上兩段繼非一時之言當自為一節

帝曰臣作朕股音古肱古弘反耳目

玉篇曰股髀補爾反肱臂也。○東陽馬氏曰帝謂禹之俞謂臣鄰之責猶未為盡君猶心也無為而居中臣贊為之股肱耳目也世主以聰明自任一切欲自為者觀此可以思矣蓋君無為而用天下臣有為而為天下用。○王氏曰下文汝翼汝為作股肱也汝明汝聽作耳目也

弼左右（音佐）有民汝翼予欲宣力四方汝為

愚曰翼羽翼也羽翼而起之之謂我欲左右相助所有之民然

不能自致汝當翼之翼即左右之也我欲宣布勤勞之事功

於天下然不能自為汝當為之

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胡對反）宗彝藻火

粉米黼（音甫）黻（音弗）絺（音致）繡（音秀）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

蔡氏曰易言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則衣裳之象

物以作服者舊矣故舜欲觀古人之象而為服○孔氏曰日

月星為三辰（唐孔氏曰辰即時也三者皆示人時節故並稱辰若日月合宿之辰則無形可畫也）○[illegible]曰

一陰一陽之謂道道之在天以日月為本以星辰為紀故以

日月星辰為首（孫氏曰日月星取其明照也）山取其靜而仁龍取其變[illegible]孔

氏曰華蟲雉也（釋文于氏曰雉有五色華采故）○[illegible]

其文○鄭氏曰會讀為繪畫也○唐孔氏曰此[illegible]

上衣（新安王氏曰衣以繪）○愚曰畫而為之故曰作會[illegible]

宗廟尊彝也事宗廟之常器所以象孝[illegible]

也以其清潔而可薦羞以其明足以[illegible]

曰粉米白米也○孫炎曰黼如斧形刃白[illegible]黑黻謂[illegible]

字相背青黑線繡○王氏曰米取其養人黼取其斷黻取其[illegible]

○鄭氏曰絺讀為黹[illegible]謂刺[illegible]以為繡也[illegible]

唐孔氏曰此六者繡之[illegible]裳[illegible]天子[illegible]

十二章天數不過十二[illegible]

司服鄭氏注古者天子冕服十二章[illegible]
冕服[illegible]九章[illegible]

○愚曰采者[illegible]之物也[illegible]采[illegible]

黼黻粉墨之類也彰施施其采[illegible]

也○永嘉鄭氏曰自日月至黼[illegible]

象思其義行其德如几杖盤盂之[illegible]

干戚羽旄之進反以警其怠而勉其修以思其闕而補其長公

夫豈致飾以華其觀寫數以示等威而已服所以彰德服其

服者必全其德一德不備不足以臨民故欲觀其君子以為[illegible]

三省焉左右前後之臣曰侍君側以獻可替否為職欲[illegible]

之象以默察吾君之德其全乎其有所不足乎忠言嘉謨告之

唱迭發使其君左顧右盼寧乎不敢少肆非深明其義者孰能

致君於寡過進德之地乎舜所以有汝明之戒也○合○六大六

以下禮章不同必惟德之稱則其義一也

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

六律五聲八音說見舜典○在說見堯典○孫氏曰忽治之反忽

而不治也愚曰治忽自上之所施者言○治亂自下之所形者言之○孔氏曰予欲聞六律

五聲八音察天下治忽吳氏曰聲音出於民之詠歌聲出於民之哀樂故可以察治忽季札之觀樂盡以

此又以出納仁義禮智信五德之言施於民以成化蔡氏曰五[illegible]以言

歌詩詠之合於五常者也○東陽馬氏曰五者在天為五行在人為五常在樂為五聲言之合於此五者為五言○樂氏曰五言五聲之言也聲本言聲依永言播於樂故為五聲聲本於言之所詠歌為五言○愚曰出謂以樂而播詩歌於下如關雎用之鄉人用之邦國是也納謂以樂而聽詩歌於上如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是也○或曰開六律者音而可以察治忽者焉以詩歌之出入皆播於樂故也○樂記

曰凡音者生於人心者也情動於中故形於聲聲成文謂之音雜比曰音單出曰聲○愚曰此音總樂諧言之八音諧八物之音言之是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音讀其民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愚曰此以樂之所形見者言也是故志微噍殺之音作而民思憂粗厲猛起之音作而民剛毅廉直勁正之音作而民肅敬順成和動之音作而民自愛流辟邪散之音作而民淫亂愚曰此以樂之所感召者言也是故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皆人業中記行樂萬物常聽太常而奏樂汝然治日樂擊淫邁而哀天下不以將盡時四海全盡咄咄者也所謂不然其後卒■樂可以察治忽如此○愚曰汝聽者欲其審樂以觀政以制治於未亂也○薛氏曰前民政而後禮樂天下治而後禮樂興也○愚曰舜

以臣鄰命禹見君臣之忘勢繼以作股肱耳目命禹見君臣之忘形君臣猶一身也君猶心臣猶體臣作股肱耳目君以臣為體也予之所欲汝翼汝為汝明汝聽臣以君為心也

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欽四鄰

王氏曰拂我而相之謂之弼故弼字或作拂比我而相之謂之輔故比卦曰比輔也○愚曰上文言予欲汝則翼為明聽謂當將順乎我也此言予違汝則弼謂不當苟順乎我也○呂氏曰予違汝弼不獨勑禹為股肱耳目至此舜連一身付與禹點檢○林氏曰舜大聖人豈有違於道禹亦大聖人事君豈面從後言無是而尤儆戒所以為聖袁氏曰君德之失退而在後皆能言之改至微則所自盡者愈精故舜欲陳十事儆而未五六及將以斷又陳而則負半○孔氏曰四鄰前後左右之近臣○夏氏曰舜既責禹以弼違又欲其欽四鄰謂禹所與同列之近臣當敬之使之同心而弼我也○愚聞之師曰

左右有民汝翼司徒之職也宣力四方十二牧之職也作服作樂秩宗典樂之職也陳謨讜言皐陶與納言之職也四鄰之臣亦各有職而弼丞以望禹益禹百揆也無所不統列之於衆官者法守也總之於一相者道揆也於此可以觀君道亦可以觀相道矣

庶頑讒說若不在時侯以明之撻他達反以記之書用識音志哉欲並生哉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

呂氏曰此下論教育人才○孔氏曰庶衆也○無垢張氏曰心不則德義謂之頑口傷誣良善謂之讒○孔氏曰頑讒若不在於是而為非者用射侯之禮以明其善惡周禮司裘王大射則共虎侯熊侯豹侯諸侯則共熊侯豹侯卿大夫則共麋侯大射則張皮侯而設鵠賓射則張布侯而畫正其侯所射處也以虎熊豹麋之皮飾其側謂之侯侯者天下之中之則能服諸侯以下中之則得為諸侯畫布曰正棲皮曰鵠正鵠皆書之侯中射之的也正之言正也鵠之言較較直也言正直乃能中○孔氏詩疏曰正又為鳥名齊魯之間名題肩為正鵠難中○周禮注又曰鵠小鳥名鵠小為難中是以中之為雋○

正音作鵠古毒反鳩音子 ○禮記射義曰射者進退周還必中禮內志正外體直然後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然後可以言中此可以觀德行矣古者天子以射選諸侯卿大夫士射者男子之事也因而飾之以禮樂也故事之盡禮樂而可數為以立德行者莫若射故聖王務焉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宮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而中多者得與於祭其容體不比於禮其節不比於樂不中者不得與於祭數與於祭而君有慶數不與於祭而君有讓數有慶而益地數有讓而削地射之為言繹也各繹己之志也故曰為人父者以為父鵠為人子者以為子鵠為人君者以為君鵠為人臣者以為臣鵠故射者各射己之鵠以為鵠者射還視射中之時黃曰此鵠乃為某之射鵠吾中之則成人不中之則不成人也射者仁之道也射求正諸己己正而後發發而不中則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王氏曰此以禮教也薛氏者射侯之教以準之數莅設之事而有中否之辨使之得以自明○王氏曰

若射□相之□或所出之或留在也此侯以明之之意○新安王氏曰內志不正外體不直則其射不中以是而辨之也○孔氏曰笞撻其不是者使記其過張氏曰此朴作教刑也○呂氏曰記者使之自記也凡人有不是誅責撻箠等撻以懲之使改過亦不力然以用撻以記之○愚曰書以志其善惡也侯撻行於一時書識傳於悠久王氏曰周禮黨正之官以時書其民德行有學者亦此意也○東陽馬氏曰[illegible]冊書我教督我罪安冊書使人識恥如此○唐孔氏曰侯明撻記書識皆是於其改悔而並生也呂氏曰民之所以並生於天地間可見教之意○張氏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之人有以之道其生也幸免而已夏氏曰並生於善也○工樂官也○愚曰使樂官以所誦納之詩歌時時諷誦而感動之興起於善蓋以樂教也侯撻書識以懲惡之於先納言時颺以感發之於後格至也其改惡而格於善者承而舉顯之而取用使之其不率而不格者則弃之責之以益勸懲之實也蔡氏曰此命朝廷之所以服而命以懲之○呂氏曰弃待頑讒不如是不足以盡君師之職林氏曰頑讒小人之有才者其可懲而人罪能改格則化之一日善未以不為羣棄之士上之人苟棄之於小人之域則彼亦以不肖之心應之矣善乎東萊呂氏之言曰君猶之出天下非無小人惟善處

人也謂侍之盡道欲爲小人也難唐虞之世所以比屋可封也

禹曰俞哉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萬邦黎獻共惟帝臣惟帝時舉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誰敢不讓敢不敬應帝不時敷同日奏罔功

蘇氏曰春秋傳衛太子欲殺渾良夫靈公曰諾哉諾哉云者口諾而心不然也禹曰俞哉者其心亦有所未然也○林氏曰海隅四海之隅也○孔氏曰蒼生蒼蒼然生草木黎庶獻賢數布也○張氏曰帝德之光其所被者自天而下遠至於海隅微至於蒼生○愚曰萬國衆賢獻慕聖德皆願爲臣帝於是而舉之敷布進納以言明考衆庶以功謂或以言揚或以事舉也林氏曰敷納明庶謂言無所不納功無所不明也○孫氏曰用人必以言故曰敷納以言取言必以實故曰明試以功車服以庸錫之車服以用之也聖賢感會之盛如此天下之人觀感而化誰敢不遜讓誰敢不敬應彼頑讒者皆不遜

不敬所致遜讓敬懼則自無有頑讒而侯撻書記工歌威否之法殆不必用矣○孫氏曰數同猶普同○陳氏曰帝苟不如是則天下無不日進於無功之地何獨頑讒之人哉○東陽馬氏曰帝之說識一說也此又一說允為可用故言俞哉也○愚曰舜之所言政教之維持也禹之所述道德之感化也帝舜以盛德冒於上群賢以氣類集於下納言明功畢歸癸使如陽和均布萬類皆春彼頑讒者烏能自外於天地造化之內哉禹之意蓋欲舜益勉於道德也○左傳作賦納以言

無若丹朱傲五報反惟慢遊是好呼報反傲虐是作罔晝夜額額五客反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

唐孔氏曰漢志言堯遜舜使子朱處丹淵為諸侯朱是名丹是國也○愚曰傲凶德惡之本也傲則無所敬畏而肆已陵

物故所好者惟慢遊所作者惟傲虐慢遊縱逸也傲虐很戲也○東陽馬氏曰額額強於為惡之狀無有晝夜爲惡不息罔水行舟言暴妄不顧理也○唐孔氏曰朋羣淫佚于室家之內用是之故殄絕其世不得嗣位○呂氏曰舜大聖人必不至如丹朱禹乃以此為戒蓋聖人見天地中有一物順理無非發吾良心處有一物不順理無非警我處所謂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此見聖人工夫愈無窮也○東陽馬氏曰唐虞君臣其顧慮告戒乃如此後世諂諛其君者可以戒矣愚曰心無常在一操一舍而存亡分道無常主克念罔念而聖狂判聖賢涵養此理故兢業不已初不曰已聖已賢而遂忘儆戒也○孝氏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人心何常之有禹以丹朱戒舜非異傳

予創若時娶倪反甘于塗山辛壬癸甲啓呱呱音孤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丁丈反各迪有功苗頑弗即工帝其念哉

唐孔氏曰我創懲丹朱之惡如是故娶于塗山之國歷辛壬癸甲四日即往治水其後過門不入聞子啓呱呱泣聲不暇子之惟以荒度土功林氏曰言不顧妻子而拯生民之急○愚曰荒施功以治其荒也度相度以施其功也弼成用力弼正以成之○五服說見禹貢○夏氏曰每服五百里東西相距五千里南北相距亦五千里○愚曰州十有二師即十二州牧也以其養民故言牧以其為一州之師帥故言師○唐孔氏曰薄迫近也外薄四海言從京師至四海四海九州之外也王制云五國以為屬屬有長即五長也愚曰咸建謂內外皆建五長於九州之以統於州○新安王氏曰舜之五服侯甸綏三服在九州之內要服有夷荒服有蠻在九州之外成周九服侯甸男采衛要六服在九州之內夷鎮蕃三服在九州之外九州之內有師有長於治詳九州之外薄于四海有長以統諸侯之也○王氏曰師長各相率而起功故各有迪功○呂氏曰丹朱之惡其始不過一傲心爾及其成功其始不過一敬心獨苗之頑弗就事工自苗之外皆迪功之人也

所謂我勤勞若此苗尚不即工則敬之工夫其已可乎帝其念哉不徒欲舜念苗之頑天下之事盡難皆當思念而不忽也東陽馬氏曰禹告舜以刑未爲戒而自謂丁創若是故所成如此朋志爾汝如家人父子無所嫌避所以爲諂也○新安王氏曰有苗之頑狀如頑讒說之比若納言試功然後並進則在位之頑讒不必深覈求以數有苗之頑可也故曰帝其念哉

帝曰迪朕德時乃功惟敘臯陶方祗厥敘方施象刑惟明

方說見堯典○夏氏曰洪水未平九功失敘人救死不贍何暇迪德舜謂今天下所以迪行我德而各迪有功者實是汝之九功惟敘故也臯陶方敬承汝功之有敘又慮迪德者或怠方施象刑明示乎人以儆之則已迪德者必益知所勉而未迪德者亦當畏懼而自勉矣此正如大禹謨九功惟敘之後而董之用威俾勿壞也

夔曰戛居八反擊鳴球音求搏音博拊音撫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羣后德讓下管鼗音桃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閒去聲鳥獸蹌蹌七羊

夏簫韶九成鳳凰來儀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

唐孔氏曰功成道洽禮備樂和史述夔言繼於後○愚曰戛亦擊也意其有輕重之異○孔氏曰球玉磬○愚曰球聲能鳴故稱鳴球○新安王氏曰搏猶擊也拊輕手取聲也琴七絃瑟二十四絃○東陽馬氏曰詠發歌也○愚曰鳴球琴瑟其聲清越和平可與人聲相比故戛擊搏拊之而詠此堂上之樂也○孔氏曰虞賓丹朱也唐孔氏曰王者之後時王所賓○愚曰祖考感樂之和而來格則神無不和矣祖考之心與吾心一也吾以感之以樂如此則祖考來格可知丹朱雖傲慢感樂之和在助祭之位與助祭群后同此德遜則人無不和矣蘇氏曰丹朱之惡幾於桀紂乃與群后揖遜相讓其難化者盛於鳥獸也

曰下者謂堂下之樂也○林氏曰堂上之樂以歌為主故謂之升歌堂下之樂以管為主故謂之下管郊特牲曰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貴人聲也○新安王氏

和同致清明示德也下管象武示事也○吳氏曰管竹音之樂也林氏曰大司樂故書謂竹之管以竹之管是也

○鄭氏詩箋曰鼗鼓鞉鼓也唐孔氏詩疏曰鞉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之旁耳還自擊○唐

孔氏曰柷以合樂敔以止樂鄭氏曰柷如漆桶中有椎柄動而擊其旁也敔狀如伏虎背上有二

十七鉏鋙櫟之以爲聲○林氏曰笙以匏爲之列管於匏中又施簧於管

端三十六簧謂之竽十三簧謂之笙○孔氏曰鏞大鍾○新安王氏曰凡樂以

人聲爲主歌於堂上者謂之登歌歌於堂下者謂之閒歌以

詠堂上之登歌也以閒堂下之閒歌也儀禮云歌鹿鳴以笙南陔閒歌魚麗以笙由庚○

夏氏曰以閒與堂上之樂閒作也堂下衆樂不止此六者言管鼗鼓爲其引發衆

音也言柷敔爲其合止衆樂也○或曰笙舉其聲之細者鏞

舉其聲之大者○釋文曰蹌蹌舞貌○王氏曰鳥獸蹌蹌鼓

舞則萬物無不和矣⊙唐孔氏曰樂之上下遞奏間作後由感神

人鳥獸之應上下共致以神人尊而在上故配堂上之樂言

之夏氏曰樂作於堂上則祖考之神位助祭諸侯皆列於上也鳥獸賤而在下故配堂下之樂

言之王氏曰笙管之屬其音象鳥鍾之屬其聲象獸非特聲也其制形亦然笙備以竽為鳳翼而簨簴亦皆為鳥獸之形非堂上之樂獨感神人堂下之樂偏感鳥獸也○簫韶古文書作箾音簫韶○說文舜樂名箾韶○新安王氏曰韶繼也言繼堯之治而舜者所執之物故謂之箾韶林氏曰季札觀周樂見舞韶箾者則箾字亦為簫今文作管箾之箾為非古書本意也○唐孔氏曰箾是簫樂舞傳多矣但說文不言簫韶○唐孔氏曰成謂樂曲成也每曲終必變而更奏周禮謂之九變傳謂之九奏一也林氏曰樂所以象治功之成武王之功成於六故其樂謂之六成舜之功惟敘九敘惟歌故韶樂九變謂之九成○詳見禹謨注○孔氏曰雄曰鳳雌曰凰靈鳥也儀有容儀王氏曰鳳凰鳴中律儀儀也能以采文章能集其類而君之治則見亂則隱○夏氏曰舜樂摠名為箾韶合眾奏九成而樂大備鳳凰乃感至和而來儀孔氏曰餘鳥獸則不待九奏而率舞○呂氏曰鳳太和之氣率舞動滑而祖考如華后知鳥獸鳳凰皆在舜和氣中也○葉氏曰石通球言也磬雖玉而石類音亦石也新安王氏曰八音以石為君依我磬聲而韶樂以球為首○愚曰不曰貴於眾音可也○林氏曰上言鳥獸此言百獸考工記曰天下大獸五脂者膏者羸者羽者

纖羽鱗揔可謂之獸○愚曰率舞皆舞也○孔氏曰尹正也正官之長○夏氏曰允諧信諧和也孫氏曰前先言鳳儀後蓋專言韶以鳥獸以外後爲序也此先言鳥獸而次鳳凰以難易爲序也○○王氏曰夔既言韶之成又歎美舜德化之妙樂之形容有所不逮也于方擊石拊石不待衆樂之奏百獸固已率舞庶尹固已允諧豈無自而然哉皆帝德有以致之也○論語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朱氏注曰美者聲容之盛善者美之實也舜紹堯致治武王伐紂救民其功一也故其樂皆盡美然舜之德性之也又以揖遜而有天下武王之德反之也又以征誅而得天下故其實有不同者○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朱氏曰言不意舜之樂至於如此之美顔淵問爲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左傳季札觀周樂見舞韶箾曰德至矣哉如天之無不幬也如地之無不載雖甚盛德其蔑以加矣林氏曰觀此則當時所感格者皆夔之盛美哉○愚曰道德者樂之本聲音者樂之具舜之德既極其盛韶之音又極其善所以爲

格之妙古今莫及新安王氏曰夔工於樂者也有舜之德不可無夔之音以發之有夔之樂不可無舜之德以充之○呂氏曰史官以夔樂結典謨之終蓋成於樂亦帝王致治之盛也

帝庸作歌曰勑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

愚曰史旣載韶樂因復紀其聲歌乃樂之本也○林氏曰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詠歌之舜君臣相與荅問曰都曰俞曰吁曰於皆言之不足故嗟嘆者至此作歌則嗟嘆之不足而見於詠歌也○王氏曰治大成矣上下宜相戒儆之時故帝以此作歌○林氏曰勑天之命惟時惟幾此二句乃導其意於詠歌之先猶臯陶之颺言同其下乃歌也蔡氏曰此[illegible]○勑說見臯謨○夏氏曰天命不可以治安而忽必當勑天之命所謂勑者惟時惟幾也惟時謂趨時時有爲惟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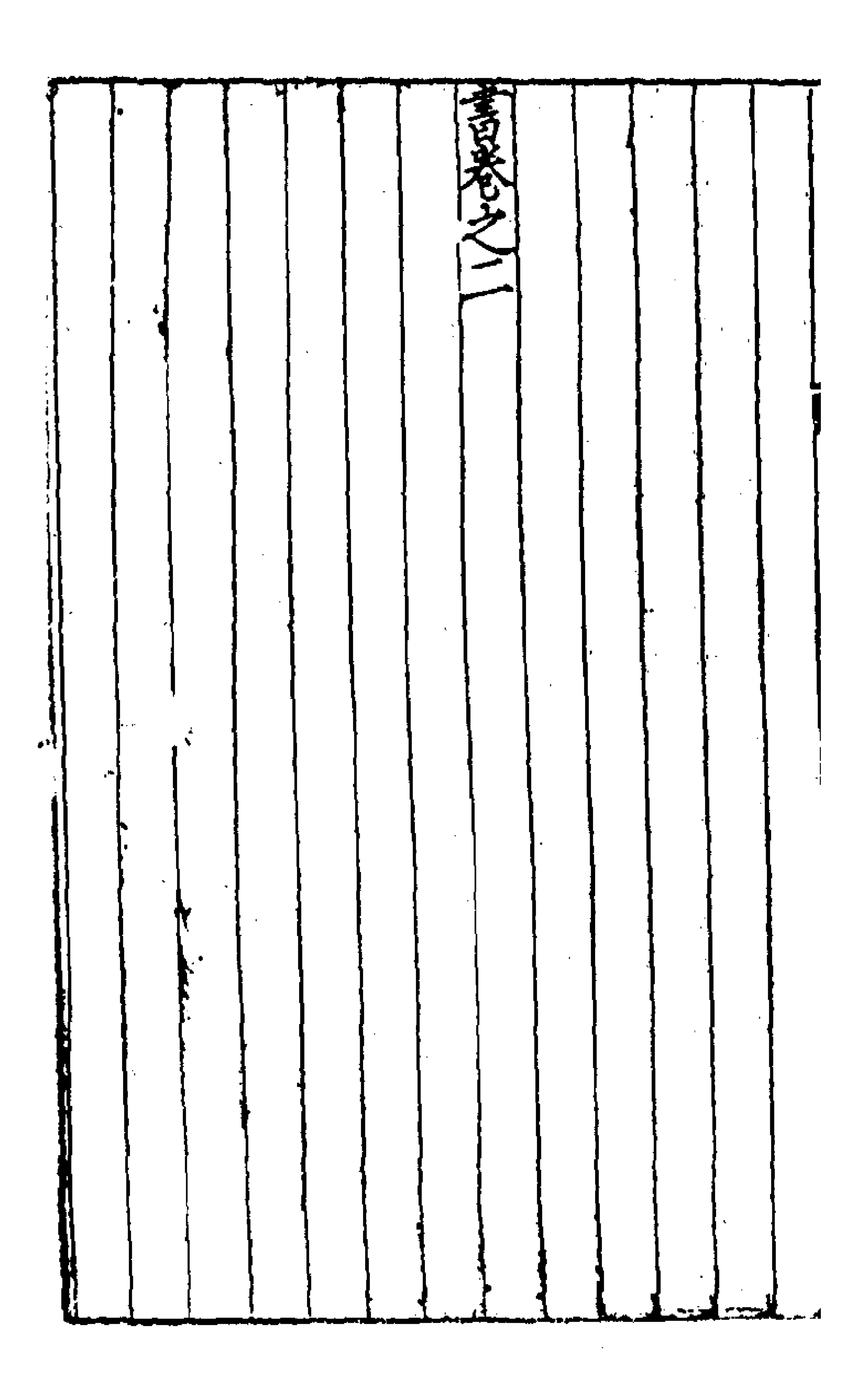
謂見幾而作○呂氏曰敕正是整頓之意時是一時不敢怠幾是幾微一毫不敢忽以一身而以對照天命之流行不少整頓便是私欲此入精密工夫天命流行而不息聖人亦當流行不息○呂氏曰舜當和氣流洽之時而作歌乃言敕天命惟時惟幾蓋至樂乃存於戒謹恐懼之中也於此見聖人情性之正○愚曰舜簫韶九成舜之治已極於至盛惟時惟幾舜之心方慮其至微治功雖已極聖心本無極也袁氏曰天下之理極則必反夏至陽之極而一陰生冬至雖陰之極而一陽生治極亦治之時而治亂之幾萌焉聖人知其然故天下愈治而謹愈篤君臣相須猶一身君無爲而在上猶元首也臣有爲而在下猶股肱也時幾須賴大臣輔佐故歌曰股肱喜哉欣躍而有爲也元首起哉興起而不怠也百官熙哉職業廣大而光明也

皋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愼乃憲欽哉屢力具反省悉井反乃成欽哉乃賡皆行反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在公反脞倉果反哉股肱惰徒臥反哉萬事墮許規反

哉帝拜曰俞往欽哉

林氏曰首至手曰拜手自首至地曰稽首拜手稽首敬之至也○孔氏曰大聲而疾曰颺（呂氏曰形於聲而不自知也）○蘇氏曰率凡也○孫氏曰法之顯者謂之憲○孔氏曰屢數（色角反）賡續（說文續古文賡字）載成也○愚曰良者善之至也○孔氏曰叢脞細碎無大略（馬融曰叢聚也脞小也）○愚曰喜哉起哉熙哉聲義及君臣振厲治功日積駸駸求益之意也皐陶之意又有在焉無妄不可以復往極治不可以更加人君猶當致念於斯凡作興天事必謹守汝之成憲而欽哉不可輕於有為也（東陽馬氏曰則建以法度守[illegible]思之[illegible]時人治以大[illegible]出密有[illegible]淳之以於是削[illegible]一[illegible]勞動而天下人勝其[illegible]）以屢省汝已成之治而欽哉（[illegible]氏曰治自[illegible]以致其[illegible]治者[illegible]一不致其詳）不可玩夫已為也（人情狃於已）（治之後不[illegible]則息而[illegible]武治南明皐[illegible]曰此[illegible]孫氏曰此以歌引也）於是續成帝之歌以申其義謂君臣惟盡其明良而已（明良乃君道臣道之本體）不必求其喜起也庶

事惟底於康寧而已（庶有泰之意安之全也）不必求其興廣也不過而失於激不怠而失於廢是乃所以凝泰和之休也（張氏曰帝之歌先股肱而後元首君有賴於臣也皐陶之歌先元首而後股肱臣有賴於君也）皐陶意猶不已而又歌也謂明非聰察之謂聰察則流於叢脞良非敬慎之謂敬慎則流於瑣碎君叢脞則臣惰弛萬事從而墮壞矣（薛氏曰人君不務其大汲汲乎其小若以侵百官之職則人臣不任責矣苟勞萬事從而廢矣○荀子曰主好要則百事詳主好詳則百事荒○王氏曰前曰庶事康後曰萬事墮言叢脞乃墮事也）故舜拜而俞之（呂氏曰君無拜臣之禮舜前此未嘗有拜聞皐陶之歌深感於心不覺拜而俞之）又賡歌曰往欽哉欲君臣自此以往無不欽敬敬則常無失矣典謨之書皆以欽終之（此章唱和相揚猶八音六律之清濁相宣洪纖相濟以[illegible]然後乃能樂之所由以和也君臣之間德和治和氣和聲和而天地萬物之和安得而不雍哉前韶之奏賡歌之作詠可以二觀也韶之樂不可得而聞賡之歌猶可得而詠間取而吟哦諷詠之則聲歡神暢手舞足蹈不能自已乃知韶雖亡而不亡者存學者所宜玩繹也典謨之書非特備具堯舜禹皐之心術而精神氣象聲欬容儀盡在簡編中使讀者如親見之所以為妙也）○袁氏曰二典三謨靡不備具事事可為萬世法



書卷之二